

汉维口语接触中的借词嵌入与轻动词qil-整合机制研究

徐 贝, 阿孜古丽·夏力甫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4日

摘 要

维吾尔语作为黏着型SOV语言, 在汉维语言接触中形成了独特的汉语动词借用机制。与名词借用不同, 动词借用涉及句法位置、形态变化和配价结构, 需经受体语言的结构调适。本文基于口语自然语料, 在动词借用类型学和轻动词理论框架下, 分析维吾尔语口语中两类汉语动词整合机制: “双音节汉语动词 + qil-”与“单音节汉语动词 + le (了) + qil-”。研究发现, 汉语动词通过轻动词qil-实现动词化和形态承载, 嵌入维吾尔语语法系统。双音节借词可直接进入“借词 + qil-”结构; 单音节借词因韵律和句法限制, 需借助le构成“借词 + le + qil-”结构。其中le并非保留汉语完成体意义, 而是在接触中发生功能再分析, 转化为连接借词与轻动词的小品词, 承担韵律补足与结构标记功能。音节结构、轻动词系统与小品词功能共同塑造了汉语动词在维吾尔语中的整合路径, 体现了受体语言的主动调适能力。本文还结合音系学与句法学标准对le的小品词身份加以论证, 并从语法化演变与社会语言学视角探讨其形成动因。

关键词

汉维语言接触, 动词借用, 轻动词qil-, 小品词le, 结构调适

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Loanword Embedding and Light Verb qil- in Chinese-Uyghur Oral Contact

Bei Xu, Aziguli-Xialip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ugust 13, 2026; accepted: August 2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4, 2026

Abstract

Uyghur, as an adhesive SOV language, has formed a unique Chinese verb borrowing mechanism during the Chinese-Uyghur language contact. Different from noun borrowing, verb borrowing involves syntactic position,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valence structure, and needs to be adjust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recipient language. Based on spoken natural corpus, an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verb borrowing typology and light verb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wo types of Chinese verb integration mechanisms in Uyghur spoken language: “bisyllabic Chinese verb + qil-” and “monosyllabic Chinese verb + le (le) + qil-”.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nese verbs are verbified and morphologically loaded through the light verb qil-, which is embedded in the Uyghur grammar system. Two-syllable loanwords can directly enter the “loanword + qil-” structure; single-syllable loanwords need to use le to form the “loanword + le + qil-” structure due to prosody and syntax restrictions. Among them, le does not retain the Chinese perfective meaning, but undergoes functional reanalysis during contact and is transformed into a particle that connects loanwords and light verbs, and assumes the functions of prosodic complement and structural marking. The syllable structure, light verb system and particle function jointly shape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Chinese verbs in Uyghur, reflecting the active adaptation ability of the recipient language. This paper also applies phonological and syntactic criteria to verify the particle status of le, and discusses its motiv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s.

Keywords

Chinese-Uyghur Language Contact, Verb Borrowing, Light Verb qil-, Particle le, Structural Adapt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语言接触是推动语言变化的重要动力之一。在长期接触过程中, 不同语言之间不仅会发生词汇层面的借入, 也可能引起句法、形态和语用层面的变化。汉语与维吾尔语长期共存于多民族、多语言交往环境中, 随着双语使用范围扩大, 汉语成分逐渐进入维吾尔语口语体系, 其中动词层面的借用尤为值得深入考察。相比名词借用, 动词借用通常面临更高程度的结构限制。名词主要承担指称功能, 较容易进入受体语言词汇系统; 而动词不仅表达动作意义, 还与式、时、体、态、人称、数以及论元结构等语法范畴密切相关。因此, 外来动词进入另一语言时, 往往需要借助受体语言已有的语法资源完成整合。维吾尔语属于典型的黏着型 SOV 语言, 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和较强的词缀系统。汉语则属于分析型 SVO 语言, 动词通常直接承担谓语功能, 缺乏类似维吾尔语的形态变化。因此, 汉语动词进入维吾尔语后, 无法简单复制原有结构, 而需要经过语序调整和语法重新编码。在实际口语交际中, 维吾尔语使用者多采用轻动词 qil-对汉语动词借词进行整合, 例如: fujin qil- (复印); jyjə qil- (预约); zan le qil- (点赞); saw le qil- (扫码)。以上结构中, 汉语成分主要承担动作意义, 而 qil-则承担动词化和形态变化功能。其中的 le 来源于汉语助词“了”, 但其功能已经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完成体标记。现有研究虽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但对于 le 的语法身份、形成机制以及其在借词整合中的作用仍缺乏充分解释。

围绕上述现象, 本文以汉维口语接触中的动词借用现象为研究对象, 在动词借用类型学、轻动词理论和小品词理论框架下, 对下述问题展开分析: 汉语动词借词如何进入维吾尔语动词系统? 为什么双音节和单音节汉语动词会形成不同的整合路径? 单音节结构中的 *le* 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承担了怎样的功能?

2. 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2.1. 动词借用与轻动词理论

动词借用一直是语言接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Wohlgemuth [1] 在《A Typology of Verbal Borrowings》中系统讨论了世界语言中的动词借用模式, 并提出四类主要策略: 直接插入、间接插入、轻动词策略、词形变化迁移。其中, 轻动词策略是形态丰富语言处理中外来动词的重要方式。该模式并不直接借入完整动词, 而是借入词汇意义, 再通过本族语轻动词赋予其动词身份。

近年来, 国内学界也逐渐关注到民族语言吸收汉语动词的现象。黄成龙[2]指出, 中国境内部分民族语言在吸收汉语动词时, 通常采用直接借用、词缀化、轻动词组合以及结构调适等方式。其中, 维吾尔语由于具有丰富形态系统, 其汉语动词借用较多表现为轻动词整合模式。

轻动词(light verb)通常指语义弱化、主要承担句法功能的动词成分。与实义动词不同, 轻动词本身并不表达完整动作意义, 而是通过与其他成分结合形成谓语结构。维吾尔语 *qil-* 的基本意义为“做”, 但在复合结构中表现出明显的语义虚化特点。卡依沙尔·艾合买提[3]指出, *qil-* 可以与名词、形容词等成分组合形成复合谓语, 并承担主要的语法功能。进一步研究发现, 其主要承担三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 动词化功能。汉语借词进入维吾尔语后, 通常并不直接获得动词身份, 而是作为词汇性成分进入结构, 由 *qil-* 赋予其谓语功能。例如: *fujij qil-*, 其中 *fujij* 提供“复印”的动作概念; *qil-* 使该成分获得动词性质。第二, 形态承载功能。维吾尔语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 而汉语动词缺乏相应形式。因此, 借词进入维吾尔语后, 其时体、人称等语法信息通常附着于 *qil-* 上。例如: *fujij qil-di-m*, 其中 *-di* 表示过去时; *-m* 表示第一人称单数; 这些形态成分均附着于 *qil-*。第三, 配价支持功能。*qil-* 帮助借词适应维吾尔语的论元结构, 使外来动词能够进入本族语句法系统。因此, 从轻动词理论来看, *qil-* 并非简单的“辅助成分”, 而是汉语动词实现语法整合的重要结构支架。

2.2. 汉维语言接触中的 *le* 结构问题

维吾尔语口语中的汉语成分嵌入现象长期受到关注。阿孜古丽·夏力甫[4]指出, 汉维语码转换中进入维吾尔语的汉语成分以名词为主, 而动词和形容词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动词需要满足维吾尔语自身的形态和句法要求。相关研究进一步发现, 在汉维双语口语交际中, 汉语动词通常不能直接作为维吾尔语谓语使用, 而需要与 *qil-* 结合。例如, 多音节汉语动词可以直接进入 *V + qil-* 结构, 而单音节动词倾向增加 *le* 成分后进入 *V + le + qil-* 结构。这一现象说明, 汉语动词借用并非简单的词汇迁移, 而是受到维吾尔语内部结构规则的制约。

小品词(*particle*)通常指语法功能较强、词汇意义较弱的功能性成分。与实义词不同, 小品词往往不承担具体概念表达, 而是在句法、语义或语用层面对结构进行调节。汉语“了”通常被认为具有体标记功能, 例如: 我吃了饭。其中“了”表示事件完成。然而, 进入“*V_{单音节} + le + qil-*”结构中的 *le* 则被看作是语言接触衍生附着小品词, 属于功能型小品词(functional particle)范畴, 无独立词汇语义与语法范畴意义, 依附汉语单音节借词, 兼具韵律补足与句法合法化, 是一种特殊的语法手段。

尽管已有研究在汉维语言接触和动词借用领域积累了一定成果, 但仍有若干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双音节与单音节借词在整合方式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其背后的结构动因尚缺乏系统性阐释;对于单音节结构中出现的 *le*, 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现象的初步描述,而对其语法性质的界定以及功能转变的内在机制尚未展开深入讨论;此外,音节结构、轻动词系统与语言类型差异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现有研究框架中也较少得到综合审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轻动词理论与小品词理论,对汉维口语中的动词借用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与分析。

3. 汉语动词借用的两种整合模式

3.1. 双音节借词 + *qil*-结构

汉语双音节动词进入维吾尔语后,通常形成: *V*_{双音节} + *qil*-结构。例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wo-syllable loanword + *le* + *qil*-structure example

表 1. 双音节借词 + *le* + *qil*-结构例词

汉语形式	借入形式	语义
复印	fujɨŋ qil-	复印
预约	jyɨə qil-	预约
充电	tfundjen qil-	充电

这一结构中,汉语借词主要承担动作概念,而 *qil*-承担谓语化和形态变化功能。由于汉语动词缺少维吾尔语中的时、体、人称等形态标记,因此借词进入维吾尔语后需要依靠轻动词 *qil*-完成语法整合。另外由于汉语属于声调语言,而维吾尔语主要依靠重音区分韵律,因此汉语借词进入维吾尔语后,通常会会发生声调弱化和重音重新分配。例如:汉语: fùyìn 进入维吾尔语后: fùyìn 重音倾向落在借词最后一个音节。这一语音调整也折射出借词融入受体语言韵律系统的过程。

双音节借词进入维吾尔语后形成: NP_{1(主语)} + NP_{2(宾语)} + *V*_{借词} + *qil*-结构。例如:

例(1): *mən bu hədʒdʒet-ni fujɨŋ qil-di-m*.

莱比锡标注: 1SG this document-ACC photocopy do-PST-1SG 翻译: “我复印了这份文件。”

分析: 该句中 *fujɨŋ* 来源于汉语双音节动词“复印”,主要承担动作意义;*qil*-承担谓语功能,使汉语借词获得维吾尔语动词身份。过去时标记 *-di* 和第一人称单数标记 *-m* 均附着于 *qil*-,体现了维吾尔语形态系统对外来动词的整合。

例(2): *biz orun-ni jyɨə qil-du-q*.

莱比锡标注: 1PL place-ACC reserve do-PST-1PL 翻译: “我们预约了位置。”

分析: 该句中 *jyɨə* 来源于汉语双音节动词“预约”。与汉语不同,维吾尔语需要通过轻动词结构表达外来动作概念,因此 *jyɨə* 不直接承担谓语功能,而是与 *qil*-结合形成复合谓语。*qil*-同时承载过去时和人称信息,使该结构符合维吾尔语 SOV 句法模式。

例(3): *u telefon-ni tfundjen qil-di*.

莱比锡标注: 3SG phone-ACC charge do-PST.3SG 翻译: “他给手机充电了。”

分析: 该句中 *tfundjen* 来源于汉语双音节动词“充电”。由于该借词已经具有完整的双音节韵律结构,因此可以直接进入借词 + *qil*-结构。

由上述例句可以看出,这一结构呈现出若干共同特点:一是借词本身主要承担语义内容;二是 *qil*-承担主要语法功能;三是该结构具有较强开放性。例如,随着现代社会发展: *dʒibo qil*- (直播); *ʃantʃwan qil*- (上传); *ʃiazaj qil*- (下载)等新结构也可能通过这一模式进入口语使用。

3.2. 单音节借词 + le + qil-结构

与双音节借词不同, 单音节汉语动词倾向形成: $V_{\text{单音节}} + \text{le} + \text{qil-}$ 。例如表 2 所示:

Table 2. Monosyllabic loan words + le + qil-structure examples
表 2. 单音节借词 + le + qil-结构例词

汉语来源	借入形式	语义
赞	zan le qil-	点赞
扫	saw le qil-	扫码
发	fa le qil-	发送消息

这一结构主要出现在年轻双语使用者的口语交际和网络相关场景中。例如:

例(4): u me-niŋ rəsım-im-ni zan le qil-di.

莱比锡标注: 3SG 1SG-GEN photo-1SG.POSS-ACC like LE do-PST.3SG 翻译: “他给我的照片点了赞。”

分析: 句中 zan 来源于汉语单音节动词“赞”, 主要承担“点赞”这一动作意义; le 不再表示汉语完成体意义, 而作为连接汉语借词与维吾尔语轻动词 qil-的功能成分存在。qil-承担谓语化和形态承载功能, 其中过去时标记-di 附着于 qil-上, 使整个结构符合维吾尔语动词系统。

例(5): biz telefon-da QR kod-ni saw le qil-du-q.

莱比锡标注: 1PL phone-LOC QR code-ACC scan LE do-PST-1PL

翻译: “我们用手机扫了二维码。”

分析: 句中 saw 来源于汉语单音节动词“扫”。由于汉语单音节借词直接进入 qil-结构时, 在维吾尔语韵律中容易出现音节不足, 因此通过 le 形成 saw + le + qil-结构。le 在此并不承担完成体意义, 而发挥韵律补足和结构连接作用。

例(6): u maŋa ɣewer-ni fa le qil-ip ber-di.

莱比锡标注: 3SG 1SG.DAT message-ACC send LE do-CVB give-PST.3SG

翻译: “他给我发了消息。”

分析: 该例中, fa 来源于汉语单音节动词“发”, 表示“发送”这一动作意义。由于汉语单音节动词借入后缺少维吾尔语动词所需的形态标记, 不能直接承担谓语功能, 因此需要与轻动词 qil-结合形成复合谓语。le 位于借词和 qil-之间, 并不表示汉语完成体意义, 而是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承担连接和韵律调节功能, 使单音节借词能够更自然地嵌入维吾尔语动词系统。过去时标记-di 附着于 qil-, 体现了维吾尔语形态系统对借入成分的整合。

综上, 单音节结构与双音节结构的差异, 并不在于 qil-功能不同, 而在于借词进入 qil-之前需要满足额外条件。双音节: $V_{\text{双}} + \text{qil-}$ 已经具有较完整韵律结构, 而单音节: $V_{\text{单}} + \text{qil-}$ 可能存在韵律不足和结构边界不清的问题。因此通过 le 实现韵律扩展、结构连接、借词固化。这也是为什么 le 主要出现在单音节借词中的原因。

4. 汉维动词借用的整合机制讨论

4.1. 音节结构与借词路径选择

汉语动词进入维吾尔语后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结构形式, 与借词自身的音节特点密切相关。从语料来看, 双音节汉语动词通常能够直接进入: $V_{\text{双}} + \text{qil-}$ 结构, 而单音节动词则更倾向于采用: $V_{\text{单}} + \text{le} + \text{qil-}$

结构。这种差异首先体现了韵律结构对借词整合的影响。维吾尔语词汇系统中, 多音节结构较为普遍, 尤其是双音节词具有较强的词汇韵律稳定性。因此, 双音节汉语借词进入维吾尔语时, 已经具备较为适宜的音节形式, 可以直接与轻动词结合。例如: *fujin qil-*、*jjje qil-*。其中, 借词本身已经形成完整的音节单位, 不需要额外结构调整。相比之下, 单音节汉语动词进入维吾尔语后, 可能存在韵律长度不足的问题。例如: *zan qil-*虽然语义上可以理解, 但在实际口语中, 使用者更倾向于: *zan le qil-*这种形式。

因此, *le* 的出现首先满足了借词在韵律层面的适应需求。需要指出的是, 音节因素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 而是与句法结构和语言接触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4.2. 轻动词 *qil-*与语法适配

汉语和维吾尔语在类型上存在明显差异: 汉语是 SVO 型语言, 维吾尔语是 SOV 型语言, 这种类型差异使汉语动词无法简单复制到维吾尔语中。例如, 汉语中“我复印文件”, 结构为“我 + 复印 + 文件”。而维吾尔语需要“我 + 文件 + 复印做”, 即“NP_{1(主格)} + NP_{2(宾格)} + V + *qil-*”。在这一过程中, *qil-*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 *qil-*使汉语借词获得谓语资格。例如: *jjje* 本身并不具备维吾尔语动词形态, 通过 *jjje qil-*后才进入句子。其次, *qil-*承担维吾尔语动词所需要的形态信息, 如“*jjje qil-di-m*”中-*di*为过去时; -*m*为第一人称单数。这些语法信息均附着于 *qil-*。

因此, *qil-*并不是简单的“做”义动词, 而是在借词过程中承担了结构支架功能, 即为外来成分提供句法合法性支撑的功能性框架。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本文并不认为所有汉语动词借用都会采用轻动词模式。不同语言环境、语言类型以及借词频率均可能影响最终形式。*qil-*模式是汉维接触中的一种重要整合策略, 而非唯一形式。

4.3. *le* 的功能再分析及其语言学定性

分析表明, 单音节结构中的 *le* 并非简单复制汉语完成体意义, 而是在语言接触过程中经历了功能再分析。

具体而言, *le* 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 韵律补足功能。维吾尔语词汇结构中双音节形式较为常见, 单音节词干进入复合结构时可能面临韵律适配问题。例如: *zan + qil-*在音节结构上较为短小, 加入 *le* 后: *zan + le + qil-*形成更加符合维吾尔语韵律习惯。第二, 结构连接功能。单音节汉语动词直接进入 *qil-*结构时, 其词类属性并不明确。例如: *saw qil-*相比: *saw le qil-*后者更容易被重新分析为一个整体谓语结构。因此, *le* 在这里起到了连接汉语借词和维吾尔语轻动词系统的作用。第三, 接触固化功能。语言接触中的语码转换并非都会成为借词。一些形式经过长期使用后, 会逐渐固定并进入受体语言系统。“V + *le* + *qil-*”结构中的 *le*, 可以看作这一固化过程中的功能标记。因此, 本文将 *le* 界定为: 汉维语言接触过程中由汉语体标记再分析形成的功能性小品词, 其主要作用并非表达完成体, 而是参与借词结构整合。

单音节结构中的 *le*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传统观点通常将 *le* 视为汉语完成体助词。然而, 在: *zan le qil-*; *saw le qil-*等结构中, *le* 已经不再承担典型的完成体意义。例如, 汉语“我点了赞”中, “了”表示事件完成。而维吾尔语“*zan le qil-di*”中 *le* 并不单独表示完成, 而是作为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参与谓语形成。在这一过程中, *le* 表现出三个特点: 弱化了原有词汇意义, 不独立承担句法功能, 与 *qil-*形成固定结构。将其分析为接触环境中产生的小品词, 比简单理解为汉语助词复制更能解释其语言行为。

就语法范畴的精确定性而言, 有必要将 *le* 与附着语素(*clitic*)加以区分。附着语素在音系上须依附单一宿主、缺乏独立韵律地位, 在句法上不对结构合法性产生独立贡献。然而, *zan le qil-*中 *le* 的存在与否直接决定借词能否合法进入 *qil-*框架(*zan qil-*在口语中明显受限, 而 *zan le qil-*则自然合法), 说明 *le* 在句

法层面对结构合法性具有独立贡献,而非纯粹的音系附着成分;在韵律层面,le 将单音节借词扩展为双音节单位,充当韵律域扩展成分而非被宿主吸收。因此,将其定性为功能性小品词而非附着语素,能够同时解释其音系弱化表现与句法结构贡献。从历时演变的角度看,le 的功能转变可以概括为:汉语完成体标记随借词进入维吾尔语语境后,其时体语义因受体语言已有时体系统(由 qil-承载)而变得冗余,经持续使用逐渐淡化,最终完成从时体标记到结构性小品词的功能转变。这一过程体现了语言接触中功能成分的再利用机制。

4.4. 汉维双语社群与网络环境的催化作用

语言的内部结构机制固然是借词整合的前提,但新型结构的形成与传播同样有赖于具体的社会语言生态。当代新疆城市年轻一代的汉维双语使用者,普遍具备较高的汉语语言能力,在日常交际中以维吾尔语为基础语,频繁嵌入汉语词汇,双语实践灵活流动。移动支付、社交媒体互动、即时通讯等数字化场景带来了大量新动作概念,维吾尔语中缺乏现成对应表达,双语者面临词汇空缺的填补需求,直接借入汉语单音节动词并套用“V_单 + le + qil-”结构模板成为符合语言经济原则的自然选择。与此同时,网络平台的即时传播使新借词结构能够在短时间内从个别口语用法扩散为群体惯例,大幅压缩了结构固化所需的时间。zan le qil-、saw le qil-等表达最初可能出于个别双语者的口语交际中,但借助社交平台的广泛传播,迅速成为年轻双语群体的惯用表达。因此,“V_单 + le + qil-”并非孤立的语言内部创新,而是语言结构机制与社会交际动因协同作用的产物——维吾尔语的韵律规则与轻动词系统提供了结构基础,数字网络环境与双语社群的互动实践则充当了催化剂,共同促成了这一借词整合模式的形成与稳定。

5. 结论

本文以汉维口语接触中的汉语动词借用现象为研究对象,在动词借用类型学、轻动词理论和小品词理论框架下,对维吾尔语口语中的两类典型结构进行了分析:

- (1) 汉语双音节动词 + qil-;
- (2) 汉语单音节动词 + le + qil-。

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维吾尔语对汉语动词的吸收并不是简单的词汇替换,而是通过本族语轻动词系统完成结构整合。qil-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承担动词化、形态承载以及句法连接功能,使汉语借词能够进入维吾尔语谓语系统。

第二,借词音节结构与整合路径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双音节汉语动词通常能够直接进入“借词 + qil-”结构,而单音节动词由于受到韵律和结构适配因素影响,更倾向于通过 le 形成“借词 + le + qil-”结构。

第三,单音节结构中的 le 并非简单保留汉语完成体助词功能,而是在汉维语言接触过程中发生功能再分析,逐渐表现出连接借词和轻动词结构的小品词性质。其主要作用体现在韵律补足、结构连接以及借词固化三个方面。音系学与句法学的分析进一步表明,le 对结构合法性具有独立贡献,应定性为功能性小品词而非附着语素。

第四,汉维动词借用体现了受体语言在语言接触中的主动调适能力。面对汉语 SVO 结构与维吾尔语 SOV 结构之间的差异,维吾尔语通过自身轻动词系统和功能成分对外来形式进行结构调适。与此同时,当代数字网络环境与年轻汉维双语群体的互动实践,为这一借词结构的形成与扩散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语言内部的结构逻辑与外部的交际需求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这一整合模式的面貌。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本文主要依据口语和网络语料进行分析,样本规模和地域覆盖范围仍有进一步扩展空间;其次,不同年龄群体、城乡群体之间可能存在使用差异,有待通过

社会语言学调查进一步验证;最后,le 在其他突厥语族接触环境中的表现,也值得未来进行比较研究。总体而言,汉维口语中的动词借用现象表明,语言接触不仅带来词汇输入,也可能推动语法资源重新组合。轻动词和小品词作为连接不同语言系统的重要机制,为理解类型差异背景下的语言适应过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 [1] Wohlgemuth, J. (2009) A Typology of Verbal Borrowings. De Gruyter Mouton.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219340>
- [2] 黄成龙. 中国民族语言借用汉语动词的类型[J]. 中国语文, 2023(4): 387-401+510.
- [3] 卡依沙尔·艾合买提. 维吾尔语动词 qil- [J]. 民族语文, 2014(3): 78-81.
- [4] 阿孜古丽·夏力甫. 维吾尔语口语中语码转换现象探析[J]. 语言与翻译, 2007(2): 20-22.